

新腥人類

文／姚瑞中

「口號式的宣告『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』，跟當年『光復大陸國土，解救苦難同胞』一樣喊得爛朽發臭，而我依然不知『新新人類』及『反攻大陸』究竟是什麼？」十足被定位為新新人類的本文作者，透過其文字表現或可呈顯出屬於該族群的語言與特質。

「新新人類」一詞似乎從開始就是消費文化下定義的新產品，追求自我的一種流行品味，相較於其它族群，如雅痞、白領階層、布爾喬亞及小知識份子，顯得更加炫麗，更加肆無憚忌的張狂。不按牌理出牌的無政府主義者、強烈的消費傾向及無可救藥的速食觀，使一般人無法為此定義，而沒有定義的定義反而擴張了各種可能，卻也使「新新人類」一詞浮濫，造成了膚淺的印象，甚至成為「文化工業」下，支配及操弄的消費品。

既然大部份「新新人類」的價值觀已被市場機制所接受，在此也就沒有必要為傳媒搖旗吶喊，去鞏固此類形象及刺激消費運作；比較可悲的是，新一代的價值觀若是如此輕易就被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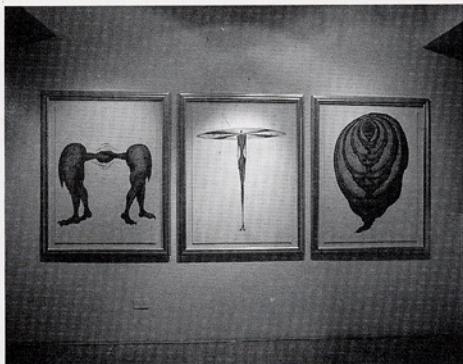
會機制所收編、利用，而與統治階層交相互利，基本上，「新新人類」只不過是盲目地追求自我渲洩並缺乏獨立思考的物質慾求者罷了。看來獨特乖張的思維及行為，不過是妥協下的產物，所謂「叛逆」只是「官能焦慮」的堂皇藉口，「地下」破土而出、山頭林立，「革命」已漸行漸遠，「熱血」質變為「激情」，口號式的宣告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」跟當年「光復大陸國土，解救苦難同胞」一樣喊得爛朽發臭，腥羶味襲捲，而我依然不知「新新人類」及「反攻大陸」究竟是什麼？

雙重反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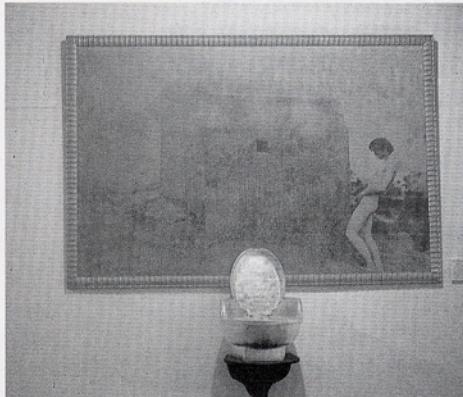
生長在影像氾濫、媒體消費強權及性觀念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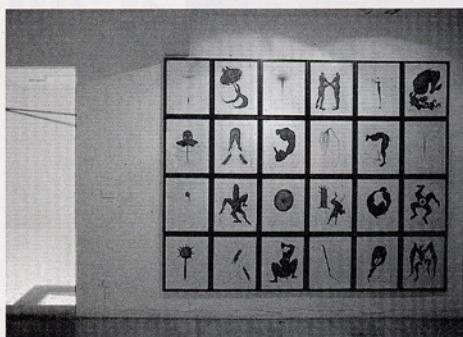
姚瑞中 土地測量
系列——本土佔領
行動 1994 裝置



姚瑞中 反攻大陸行動入伍篇——菊花寶典 1996



姚瑞中 本土佔領行動——西班牙登陸地(和平島)
1994



姚瑞中 反攻大陸行動入伍篇——菊花寶典 1996

放的外來移植文化中，傳統道德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及調適，而暗潮洶湧的藝術在台灣又需要怎樣的策略以為對應？

顛覆時期(解嚴前後)所修正的體制(泛指突破政治禁忌及社會道德)，隨着重商主義的全盤介入，打着現代化的旗號，不但消融了利益

之流的「要糖心態」，也重擊了前衛藝術的陣營。與其說藝術世俗化了，倒不如說是有系統有計劃地「謀殺」了藝術的本質。

台灣九〇年代多元紛亂的現象其來有自，八〇年代顛覆體制於解嚴前後達到高潮，卻在「新新人類」的冷漠症中「破功」。今天，九〇年代不再是打破禁忌的抗爭年代，百無禁忌的藝術型態全盤出籠，以往向「他者」(other)借用的「拿來主義」或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的傳統士大夫折衷主義心態，都該被新生代所揚棄——揚棄對立矛盾面的意識型態及民族情結，走出屬於台灣自主文化的「共同體」，勢必成為世紀末的走向。在紛亂多元的誘惑物化社會中，純粹藝術的路將更形困難，它不僅試着去建構一套新時代的美學觀，並且隨時要武裝起來，除了防止外在的反叛，還要對抗自己內在的背叛。

內外雙重重叛成為「新腥人類」的性格。

關於菊花的二、三事

在一天的日子裡，最能放下身段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時刻，莫過於在廁所中讓「菊花」(肛門)自由開放了。那是一個幽靜的場所，除了你跟馬桶外，只有微弱的流水聲、悶氣聲和那頗有韻律的落水聲。有時看着筆直的「大條」往下滑，尤其是半蹲在馬桶蓋上鳥瞰，感覺好像被牽引進入地底下的世界，整個腸胃似乎延伸至神秘的排水管系統中，充滿在這腦滿腸肥的台北市之間，跟許多不知名的人交媾。

有時一坐竟也能坐個把時辰，說也奇怪，居然毫無疲憊感，反而精神比上課來得集中。身體隨着肛門的放大和鬆弛微微擺動，是每日必行之「解放儀式」；身心雙方面的解放預言了弱肉強食的必要。那些為「菊花閉鎖症候羣」所苦之人，精神壓力想必強大吧！

「菊花」是出口也是入口。

× × × ×

生命的玩笑由等待中展開。等待大便、等待上鉤、等待死亡，其本質是一樣的，不同的是所承載的器物有別(馬桶、盤子、棺材)，上鉤的魚是參加可悲人們死亡儀式的陪葬品。人們由等待中期望慾念的重生，然後隨着慾望一同毀滅……藉外力見證必死的嘲弄。

× × × ×

夢遊者最大的權力就是在順遊的迷走中，可以不受拘束地隨地排遣。人們視之如撒旦的遺棄，其實是作為自己被遺棄的佐證。透過排泄，解除無用的相對無用物，實際上，這正是自我遺棄的贖罪行為，不單祇是發洩口腔慾、腹漲感及便祕慾的生理需求而已。人們藉解除它得到昇華，就像所有優良的藝術一樣。

村上春樹不可承受之輕

覺得腥臭。

軀體的容易察覺，心理的創痛久了，疤痕裂成瘡，脫離軀體生長，擁有獨特的存活系統。那是神秘的領域。

被憂傷襲捲，投入不知憂傷為何物的迷霧中，慌忙推開突如其來的外物，以為攻擊降臨。卻阻擋所有愛的可能。

在密霧稠乳中潛行，奮力揮去殘影不息，喘息猶如詛咒，雙腳如泥入地無法自拔。怎樣的月光就有怎樣的陰鬱，一如黑森林盤根錯節刺穿地表的呼吸。嘆息如針，射向另端艷陽，飛蛾撲火的悲壯，穿透暗黑地層，沒有萬劫不復的地獄，只有地心了解陰鬱之所以陰鬱，不只是雨的關係。

也曾懷疑作為大地流放者的軀殼，在漫無目的的迷走下，飄盪何方？

在死人的大學裡，行屍走肉的找尋空氣的來源；窒息後的腐爛，吊詭地滲入真空地帶，釋放無盡悔恨。低壓雲層，夾帶如黑髮般的雨絲，萬針穿透禿子的腦袋；佈滿皺紋如泥漿的憂鬱森林；遨遊其間，粉碎自身鏡像，於血流成帶的熔岩中，重新拾回破裂頭殼……。

殘像變異為正像，不瞭為何仍有人以眼珠擲月，而鏡海中浮現的千萬瞳孔，在烏雲滿佈的星河下，只不過是個湛藍的瞬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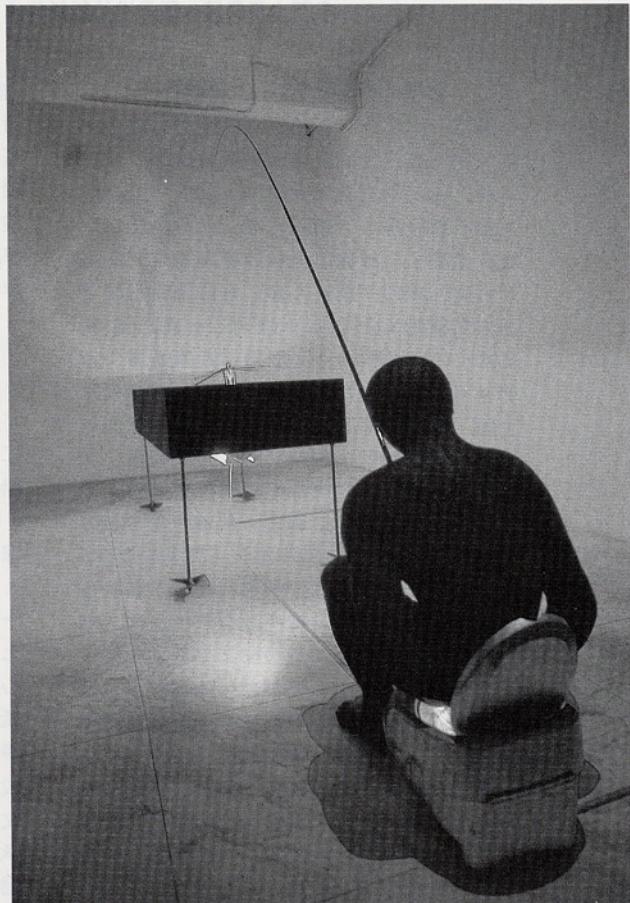
飛彈飛過，狗兒吠過，連公鷄都被閹割過，這所死人的廢墟依然吹奏着自身的安魂曲。無政府的游擊政權打手槍自我安慰！

隆隆炮聲不再。青蛙背着蠍子挺屁在柏油路上。孤獨遊魂乞求安息。烏鵲潔白如雲。達爾文在馬舍中鷄姦。

前歷史是什麼世界？後宰制社會呢？

無奈是註脚，冷漠成為必然。

那是一個沒有彼岸的世界。



姚瑞中 反攻大陸行動序篇 SHITORY 1996 裝置